

言文
對照

東萊博議

第四冊



上海新民書局刊行

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出版

言文對照
東萊博議

此書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譯文者
袁 韜 壺

印刷者
大上海印刷所

出版者
上海新民書局

發行所
廣益書局

全四冊定價洋三元

分發行所
北平 漢口 南昌 宜昌 成都
廣州 開封 長沙 重慶 萬縣
廣益書局

經售處
全國各大書坊

分段標點
白話註解
東萊博議卷之四

呂祖謙撰
袁韜壺註解

□ 穆伯襄仲〔題解〕穆伯就是公孫敖；襄仲就是公子遂；他二人是個從父兄弟。

〔附事實〕左傳：魯文公七年，穆伯在莒國討了一位老婆，叫做戴己；生了一個兒子，叫做文伯。她隨嫁同來的一位女弟，叫做聲己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叫做惠叔。那戴己死了，穆伯又向莒國去聘請親事。莒人因為有聲己可做繼室的，所以辭覆了他；那末，穆伯就替他從兄弟襄仲聘定了親事。到了冬天時，徐國攻伐莒國，莒人到來請盟，穆伯走到莒國去赴盟，又替襄仲迎娶親事。到了鄆陵地方，（鄆陵是莒邑名。）走在城頭上，看見這位娶來的莒女，品貌生得很好，穆伯自己就討娶了她。襄仲請發兵去打穆伯，文公打算答允他。有個大夫叫做叔仲惠伯的勸諫，著道：『我做臣子的聽聞有幾句話：「兵事起在裏面的，叫做反亂；起在外面的，叫做盜寇；外寇還是害著他人，內亂是把自已害及呵。」如今做臣子的造起了反亂來，怎奈你做國君的不去禁止他，把這樣的開了寇讎的禍患，怎麼好呢？』文公聽了叔仲惠伯這般話，便去止禁他。惠伯就和息了這件事，叫襄仲捨去這

女子，不要討娶她；公孫敖把這女子仍送還莒國裏去。因此，穆伯和襄仲兩人，不傷感情，復做了兄弟，像當初一般樣子。一切都依從他的辦法。

○問修怨於君子，必以爲非；問修怨於小人，則以爲是；一者，皆未爲定論也。專於報怨者，商鞅范雎之徒耳；專於忘怨者，老聃莊周之徒耳。吾聖人未嘗修怨，亦未嘗忘怨；權其小大輕重，而中持衡焉，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。

○穆伯爲襄仲聘婦於莒，中道而奪之，夫豈細怨也哉？而惠伯區區其間，委曲調護，始釋其憾，終全其恩，彼非不知小大輕重之所在也。蓋穆伯之於襄仲，兄弟也。怨之小大輕重，在他人可言耳。兄弟之間，豈較小大輕重之地哉？以人合者，有時而離；以天合者，無時而離。兄弟之屬，天也，人怨不足以害之。襄仲之怨穆伯，以人觀之，固大矣重矣；以天觀之，則兄弟之親，與生俱生而不可離，豈以恩怨而加損哉？

【解一】有人問說是要向君子去報怨，一定算他這件事不是的；又有人問說是要向小人去報怨

就算他這件事不錯的；其實這兩項都勿可算做是確定的議論呵。專在報復怨仇的，就是商鞅范雎這班人的呢；專在忘掉怨仇的，就是老聃莊周這班人的呢。我們的聖人勿曾要去報復怨仇，但也勿曾忘掉了怨仇；總要酌度這些怨仇或小或大，或輕或重，却從中持定一個平衡的呢，勿曾有靠重一個單方面，並且專守著一種論頭呵。

【解二】穆伯替那襄仲聘定老婆在莒國裏，半路上却奪取了她，這難道是一些輕細怨仇的麼？那叔仲惠伯把輕輕的幾句話在那君臣兄弟的裏面，委婉曲折調停著，方纔解散他奪妻的怨恨，終歸保全他兄弟的情誼，他並不是勿曉得大小輕重這些兒所在的呵。原來穆伯和那襄仲，是個兄弟呵。怨仇這些兒大小輕重，在他人方面是可說的呢；在兄弟的當中，難道是比較大小輕重的地方麼？從人情上聯合起來的，有時候却要離開了去；從天性上聯合起來的，沒有時候可離開了去。兄弟這輩，是天性呵，人情上的怨仇勿能夠損害了他。襄仲的怨恨穆伯，在人情上看起來，原算是大的呢，重的呢；在天性上看起來，却是兄弟的一種親愛，和我生下來的時候一齊生了出來，並勿可以離了開去，難道爲了些恩情怨仇就有了加益減損的麼？

【註】修怨

就是報怨的意思，（傳）堯（文）小人無知，或何隙修怨。

商鞅

戰國時衛人，少好刑名學，相秦，孝公更變法令，廢井田，開阡陌，改賦稅法，封於商，號商君。孝公卒，被殺。

范雎

戰國時魏人，說秦昭襄王遠交

近攻之策，得爲相，封應侯。（史記）秦王拜睡相，一飯之德，必償，睡毗之怨，必報。

老聃

姓李名耳，嘗爲周柱下史，著有道德經，亦稱爲老子。

莊周

戰國時蒙人，嘗爲漆園吏，著書十餘萬言，名曰莊子，列於道家，與老子並稱。

持

衡持是拿著，衡是稱桿，稱物的輕重叫做衡。（唐書李石傳）帝曰：天下之勢，猶持衡然，此首重，則彼尾輕矣。

中道

就是半路上。

調護

調是調停，護是護助。（史記）上曰：煩公幸護太子。

③雨暘變於前，而太虛之真體，未嘗動也；恩怨交於前，而兄弟之真情，未嘗動也。襄仲向者之怨，私情之怨耳；今者之解，私情之解耳。乃若胸中之天，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。不然，豈愚伯立談之頃所能解耶？

④焚廩捐階之虐，治棲入宮之侮；百世之後，讀其書者，猶爲舜切齒。而舜之恩，意源源不絕者，非以德報怨也！以弟待象，而不以象待象也；以天觀象，而不以人觀象也。蓋鬱陶思舜，乃象之天。彼傲而害舜者，特象之人耳！舜之胸中，統乎天，故見象天之而不見象之人也。使惠伯立于舜之廷，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爾！雖有喙三尺，焉攸用？

【解三】下雨和晴明變化在眼前，但天空的真實本體，勿曾有變動呵；恩惠和怨仇交併在面前，但

兄弟的真實性情，勿曾有變動呵。襄仲從前的怨仇，是私情上的怨仇呢？現在的和解，也是私情上的和解呢？像那胸坎裏面的天性，便是從前沒有什麼怨恨，並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和解呵。若不是這樣的，難道惠伯立時講了幾句話的一刻兒功夫，就能夠和解的呀？

【解四】（從前舜帝有個傲弟名字叫做象，他要謀害了哥哥的性命，）用火燒了藏粟的廩，並擲去梯子這樣的虐待；又叫他兩位嫂嫂整齊了臥鋪，並走進內宮裏去這樣的侮辱；隔在百代以下，讀到這書裏所載的事，尚且替舜帝咬切了牙齒痛恨著。但那舜帝待他的恩情美意，反陸續不斷的；這並不是反把恩德去報答怨仇呵！因為把弟弟情誼待遇了象，並勿把象的行為待遇了象呵！因為把天性上看待這位象，並勿把人慾上看待這位象呵！原來鬱悶悶的想念到舜帝，便是象的天性；他帶著驕傲並要謀害舜帝的，這單是象的人慾呢！舜的心胸裏，却純粹是個天性，所以只看見象的天性，並不看見象的人慾呵。倘使惠伯立在舜帝的朝廷上，就將感化在舜帝的天性上却不自家覺著的呢。就即使生著一張嘴有三尺的長，也有什麼用處？

【註】雨暘

暘，音陽，日出叫做暘，就是晴明的意思。（書經）曰：雨曰暘。

太虛

就是天空。（李羣玉詩：心似閒雲在太虛。）

胸中之天

（關尹子五鑑篇）譬如犀牛望月，月影入角，而彼真月初不在角。

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。

焚廩捐階

火燒叫做焚，藏粟的倉叫做廩，階是步梯，捐是捐棄，就是挪去的意思。（孟子）父母使舜完廩捐階，瞽瞍焚廩。

治棲入宮

棲是牀，治是整理的意思。（孟子）二嫂使治

朕棲。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。琴象曰：「鬱陶，思君爾！」

切齒

人痛恨便把牙齒咬緊，所以恨極叫做切齒。（易林）張牙切齒，斷怒相視。

源源

是陸續不斷的意思。（孟子）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。

鬱陶

就是鬱悶的意思。

思見上治棲註。

有喙三尺

喙音誨，口叫做喙，俗也稱為嘴。唐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，人嘲之曰：「說事則喙長三尺，判字則手重五斤。」（語見本傳）

焉攸用

就是何用的意思。

【評】通篇分作四段：前段，從報怨忘怨，說到聖人不報不忘，惟以怨的大小輕重爲衡，這是題前文字。次段，把怨的大小輕重，又進了一層說。喚出天合兩字來，覺得兄弟間本無恩怨可言，無所謂報，尤無所謂忘；陳義既高，用筆自雋。末段，引舜象爲證，覺得胸中有天，傲弟不得不化而爲善，把天理人情，曲折傳寫出來，可見兄弟天合，祇有真情，並無私怨可言。結處，筆尤堅勁！

先軫死節

（題解）先軫，人名，是晉國的卿。殉難喪生，叫做死節，事實列後。

（附事實）（左傳魯僖公三十三年）夏四月辛巳，敗秦師于殽，獲百里孟明視，西乞術，白乙丙以歸，遂墨以葬文公。（喪服加墨色，叫做墨。）晉於是始墨。文嬴請三帥，（文嬴是晉文公適秦時，秦穆公配給他的夫人）曰：「彼實搆吾二君，寡君若得而食之，不厭，君何辱討焉？使歸就戮于秦，以逞

寡君之志，若何？』公許之。先軫朝，問秦囚。公曰：『夫人請之，吾舍之矣。』先軫怒曰：『武夫力而拘諸原，婦人暫而免諸國，墮軍實而長寇讎，亡無日矣！』不顧而唾。公使陽處父追之，及諸河，則在舟中矣。釋左驂，以公命贈孟明；孟明稽首曰：『君之惠，不以壘臣覺鼓，使歸就戮于秦，寡君之以爲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惠而免之，三年，將拜君賜。』秦伯素服郊次，鄉師而哭曰：『孤違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；不替孟明，孤之過也。大夫何罪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』秋，狄伐晉，及箕，八月，戊子，晉侯敗狄于箕，卻缺獲白狄子。先軫曰：『匹夫逞志於君，（這句逞志於君，是說前在朝時不顧而唾，未免慢君無禮，逞著自己的怒意。）而無討，敢不自討乎？』免胄入狄師，死焉。狄人歸其元，（首級叫做元。）面如生。

○至難發者，悔心也；至難持者，亦悔心也。

○凡人之過：很者遂之，詐者文之，愚者蔽之，吝者執之，誇者諱之，怠者安之，孰能盡出數累之外，而悔心獨發者乎？

【解一】最不容易發生出來的，是悔過的意思呵；最不容易把守得定的，也是悔過的意思呵。

【解二】大概人們的錯處凶很的人是要成遂這錯處，姦詐的人是要掩飾這錯處，愚笨的人是要蒙蔽這錯處，各當的人是要拘執這錯處，矜誇的人是要諱忌這錯處，怠惰的人是要自安這錯處，那個人能夠統統跳出在這幾項牽累的外面，却把那悔過的意思獨自發生出來呢？

【註】遂之

遂是成，又順從的意思。遭之字，須作過錯解。釋（淮南子兵略訓）拒諫喜諛僥倖遂過。

文之

文是文飾，就是掩護的意思。（論語）小人之過也，必文。

③然是悔也，未發則憂其難發，既發則憂其難持。悔心初發，自厭自愧，自怨自咎，焦然不能以一日安。苟無以持之，則自厭者苟且弛縱，必入於自肆矣；自愧者退縮羞赧，必入於自棄矣；自怨者鬱積繳繞，必入於自懟矣；自咎者憂憤感激，必入於自殘矣。是悔固可以生善，亦可以生不善也。

④萬斛之舟，非遇大風則不回；苟無以持之，因風而反溺者，多矣。一念之悔，其勁烈蓋甚於風焉；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？

【解三】但是這種悔過的意思呵，還勿曾發生時却就愁他勿容易發生出來；到了已經發生時，却就愁他勿容易把守得定。悔過的意思剛初發生時，（把從前所犯的過錯）自己厭惡，自己慚愧，自

己怨恨，自己認錯覺得很煩悶樣子，勿能夠把心裏有一天寬安著。倘使沒有把這悔過意思守定了，他那末，自己厭惡的人便要聊且寬懈，一定弄到自行放棄了；自己慚愧的人，便要落在後面帶著惶恐樣子，一定弄到自行暴棄了；自己怨恨的人，便要煩悶地牽纏起來，一定弄到自行憤怒了；自己認錯的人，便要愁忿忿地悵觸起來，一定弄到自行傷害了。照這樣看來，悔過一項，原可以幹出好的事情來，也可以幹出不好的事情來呵。

【解四】可裝載一萬斛重量的船，勿是逢著大風便不駛行轉來；倘然沒有方法去把穩它，爲了這風却反遭沈沒的，正是很多的呢。起了一個念頭的悔過，這些強勁猛烈原來比這風勢還要厲害些呀；怎可勿曉得所以然的方法去把穩它呢？

【註】弛縱，弛是寬，縱是放的意思。

羞赧，就是慚愧的意思。

繳繞，繳音皎。（史記自序）「名家苛察繳繞。」如淳注：「繳繞，猶纏繞，不通大體也。」

懟，是怨的意思。（詩經）「疆禦多懟。」

萬斛，斛是器名。古時十斗爲一斛，面底皆作正方形。萬斛之舟，是說這船可裝載一萬斛的重量，就是船很大的意思。（杜少陵夔州歌）「萬斛之舟行風。」

之舟

斛，是器名。古時十斗爲一斛，面底皆作正方形。萬斛之舟，是說這船可裝載一萬斛的重量，就是船很大的意思。（杜少陵夔州歌）「萬斛之舟行風。」

⑤吾觀先軫之死，未嘗不嘉其悔，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。

⑥軫以不顧而唾，無禮於君；及箕之役，深悔前過，免胄而死於狄師；一念之勁

烈如此，使有以持之，固可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。惟其無以持之，不用是力於禮義，而用是力於血氣。身爲元帥，總三軍之重，反棄其身，身死無名，驕敵貽笑，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！先軫意在於改過，而反至於生過，失不在於悔，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。

【解五】我看到先軫奔入狄師裏面去送了性命，未曾不讚美他的悔過，並且哀憐他勿曾把自己拿守得穩呵。

【解六】先軫因爲（晉襄公放釋了秦國三個將領，一時怒不可遏，）也管不了什麼，便把口涎吐了出來，這是一種鄙棄的意思，沒有禮道對著晉君；到後來箕地這場戰事，很懊悔從前的錯處，把戰帽卸除了去，就死在狄人的軍隊裏。一種悔過念頭弄得堅勁激烈像這般模樣，倘然有把這種悔過念頭拿守得穩的，原可在一天裏就收著制勝自己的私欲，並還歸道禮上的功效呢。但是他勿曾拿守得穩，勿施用這些功力在禮義上，只施用這些功力在血氣上。本身做了個元帥，統掌三軍的重任，輕易捨棄了身命；把本身死得沒有名義，徒被那驕傲敵人所見笑，差不多和把自己縊死在溝壑裏面的正是一樣的呢！先軫的意思原在改去從前的錯處，却反弄得添加了些錯處；他的錯誤並勿在

【註】回舟（詩：是回轉去的船。）陶潛：「舟回轉去。」恬愉（于：恬，是安樂無爲，恬愉，是安樂無爲，恬愉，是安樂無爲，恬愉，是安樂無爲。）

正的樂趣，什麼弄到輕鬆易殺了身命？可憐！先軫這樣的，能夠守定的他的悔過意思呵。

人能夠把守，拿得穩，然先軫能夠遷到好的地位；這種力量，悔過力量，強猛，只有善於治心的，拿得穩，悔過力量，沒有力量，能夠回轉了船；到這種風力強猛，只有善於行船的人，能夠把

恬愉之地，自有真樂，何至輕殺其身哉！惜乎！軫之不能持其悔也。

者，不能遷善，至於悔力之勁者，惟善治心者，能夠持之，使軫果能持其悔，則舒泰風之無力者，不能回舟，至於風力之勁者，惟善操舟者，能夠持之，悔之無力

已（論：欲復禮，是還禮義上。）自經於溝壑（經：自經於溝壑，是死。）

【註】不顧而睡（道：理，把口吐出來，不顧而睡，是還禮義上。）克己復禮（禮：是克己，是復禮。）

那懷悔上，却在勿能守得穩，這懷悔呵。

室之富而與竇人認，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適自卑而勢相敵，而後訟，未非有其敵而訟者也。親屈公卿之貴，而與見隸訟，親屈巨

叔向的母親（及堂，聞其聲而還，曰：『是豺狼之聲也，非是莫喪羊舌氏矣！』

娶于申公巫臣，生伯石。伯石就是楊食我，向的兒子（伯始生，姑視之）這個姑就是

而豺狼之聲，弗必殺，楚司馬子良生子文，曰：『子文都是楚者，故的于（昭公十八年，初，叔向

又宣公四年，初，楚司馬子良生子文，曰：『子文是良的哥（哥，必殺之，子也，能虎狀，

祀供著了，收，子，收，子，說，葬了，你（穀也，豐下，豐下，說，面部下，額生，得豐，）必有後，於魯國。

也食子，難也，收，子（穀，就是文，伯，是公孫敖的長子，難，就是惠叔，是公孫敖的次子，食子，是說奉祭

）附事（實，魯）文公元年，春，內史叔服來會葬。公孫敖問其能相人也，見其子焉，叔服曰：『穀

的法子。左傳裏所載相術，約有數端，特附列于后：

觀人的容狀氣色，斷吉凶禍福的，俗稱爲看相，也稱爲相面。相術，就是看相

相術〔釋〕

〕評通篇把「四」字，翻論到底，句句名，說得透切痛快。

【解】勢力兩下對待「是相」之篇也。

之德，遂蔓延於天下矣。然則荀卿之於相術，將以排之，適以助之。非相勉之篇，曲直若恐不勝者，是必我之道，可以與彼抗也。「由是卜祝之流，相勸相勉，形氣坐增十倍，以謂：『我何人也？彼何人也？』今彼明目張膽，不己是書一出，相師之上，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？荀卿之說，心平氣和，與卜祝較，何其不自愛也？於羊角扶搖之食者，卑凡賤陋，迹於巫醫優伶之間；斥鴳望大鵬，望如斥鴳，儒者如斥鴳，扶搖之術，挾相以苟衣。

已矣！

